

□刘恒杰

金大定十二年(1172年),济南莱芜县令高永孚新建范丹祠,请济南名士范拱写了一篇《范贞节先生祀记》,该文最后有诗云:“甑中生尘,汉之史云。史云之德,化及鲁人。弦歌以咏,其乐欣欣。箪食瓢饮,陋巷安贫。釜中生鱼,公在莱芜。莱芜之邑,密迩中都。洙泗之风,被之乡里。千古之下,莫不宗儒。”

范贞节,即范丹,一作范冉,字史云,公元112年生于陈留外黄(今河南),卒于公元185年,是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廉吏。汉桓帝时,范丹被任命为莱芜长,因他要为母亲守丧而未到任。范丹虽未赴任,但后人还是常以“范莱芜”称呼他。

关于范丹的故事,最早见于东汉蔡邕所作的《范丹碑》。碑文中写到,范丹“以处士举孝廉,除郎中、莱芜长。未出京师,丧母行服。”汉桓帝任命范丹为莱芜长,但为母守丧未到任。碑文中还写到,范丹生前“其在乡党也,事长惟敬,养稚惟爱,言行举动,斯为楷式”。

之后二百余年,南北朝时期的范晔在编写《后汉书》时,便把与他同姓的这位先辈的事迹,写在了《后汉书·〈独行列传〉》中。与蔡邕碑文不同,范晔突出记录了范丹的清贫和清廉。由于范丹遭党锢之祸,遁逃于梁沛之间,便用小车推着妻子,徒步敝服,卖卜为生,或寓息客舍,或依宿树下。如此十多年,乃结草屋而居,有时绝粮断炊。范晔还记下了赞颂范丹的民谣:“甑中生尘,范史云;釜中生鱼,范莱芜。”甑、釜都是做饭用的器皿。范丹的生活非常清贫,甑和釜由于很长时间不用,常常积满灰尘生出蠹鱼。《后汉书》问世以后,范丹安于清贫、清正廉洁的形象,便日益传播并深入人心。

尽管范丹未曾到任莱芜,但后人多以“范莱芜”“莱芜甑”等称呼他。千百年来,范丹成了清贫、清廉、清正的代名词,这从历代文人的诗作中可以看出。

南北朝时梁朝史学家、文学家吴均与周兴嗣写有赠答诗。吴均在《赠周兴嗣诗》中写道:“孺子贱而贫,且非席上珍。惟安莱芜甑,兼慕林宗巾。”周兴嗣《答吴均诗》则回:“谁学莱芜甑,本得王乔履。”两首诗中的“莱芜甑”都是借用了范丹的典故。

隋唐之际,科举兴起,作为“四史”之一的《后汉书》成为必修课,范丹自然也就成了读书人敬慕、歌咏的对象,加之相关的民谣朗朗上口,“莱芜甑”“莱芜釜”“范甑尘”“甑生尘”等脱胎于此的典故,便屡见于唐人诗作之中。《全唐诗库》中,除杜甫在《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》中的“时下莱芜郭”、高适在《送郭处士往莱芜,兼寄荀山人》中的“归见莱芜九十翁”、李端的《送新城戴叔伦明府》中的“莱芜不可到”中的“莱芜”,是指地理意义上的莱芜以外,其他提到“莱芜”或有关范丹“甑、釜”的二十余首诗,都是借用范丹的典故来表达清贫清廉的

意思。

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卢照邻,在他的《失群雁》一诗中写道:“金龟全写中牟印,玉鹤当变莱芜釜”;另一诗人骆宾王在《和李明府》与《春夜韦明府宅宴得春字》中,分别写下“藻掞潘江澈,尘虚范甑清”和“雅琴驯鲁雉,清歌落范尘”的句子。杜甫在《赠裴南部闻袁判官自来自欲有按问》中有“尘满莱芜甑,堂横单父琴”;卢纶在《送浑鍊归觐却赴阙庭》中有“甑尘方欲合,笼翮或将舒”;韩翃《寄雍丘窦明府》中有“机尽独亲沙上鸟,家贫唯向釜中鱼”;刘禹锡的《学阮公体三首》中有“不学腰如磬,徒使甑生尘”;白居易的《谓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》中有“尘埃常满甑,钱帛少盈囊”的句子。

宋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又一座高峰,文人墨客依然对范丹的故事津津乐道。范成大在他的多首诗作中提到了这位与他同姓的先贤,其中在《次韵施进之惠紫芝图》一诗中,有“摩挲莱芜甑,尘生不须拂”。除范成大以外,还有黄庭坚《戏答史应之三首》中的“甑有轻尘釜有鱼,汉庭日召严徐”等。

元代文学家钟嗣成在其散曲《吊吴中立》中写道:“莱芜穷又染维摩病,想天公忒世情,使英雄遗恨难平。”清代诗人黄景仁四岁而孤,家境清贫,为谋生计曾四方奔波。他一生怀才不遇,穷困潦倒,后授县丞,未及补官即在贫病交加中客死他乡,年仅35岁。他在诗作《都门秋思》中写道:“一梳霜冷慈亲发,半甑尘凝病妇炊。”尘凝,尘土凝聚,是说无粟,写妻子贫病难以为炊。

范丹虽未在莱芜任职,其清廉却为古代官吏特别是莱芜历任县令树立了榜样。

宋太宗时曾任莱芜县令的廉公谔,在任时“清介自持,专务德化”,老百姓把他与八百年前的莱芜长范丹相提并论,“德政清风,二公媲美焉”,并作诗以歌之:“釜甑生尘鱼,境内安以乐。昔闻范史云,今见廉公谔。”明嘉靖二十四年(1545年),福建莆田人陈甘雨任莱芜县知县,他“奉莱芜檄入其境,望羊祜之巅,吊史云之祠”,上任伊始就在心里把范丹作为自己的榜样。清康熙八年(1669年),叶方恒由贵阳推官任莱芜知县,县署堂廊因地震倾危,他主持对内堂进行整修,加盖小屋数间以藏案牍,新建厅堂三间,命名为“景范堂”,并撰写《景范堂记》挂于堂厅:“越明年冬,平价购民间废庐……构厅事三间,间各五楹……考邑乘所载,守此土者,代有名贤而祠之,实以贞节先生为首,且先生未尝身履其治,乃自汉及今凡二千年,而邑人俎豆之不衰,必其德有足以感人者。堂成,榜其中,曰‘景范’,志愿学也。”在莱五年,叶方恒始终以范丹为榜样,清正廉洁,任劳任怨,成为一代名吏。

范史云,一个在历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,一个和莱芜结下不解之缘的清廉之士,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追慕与景仰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)

[史地新知]

甑尘釜鱼——范莱芜



□程应峰

【文化中国行】未写完的《本草纲目》

半;左臂被蕲蛇咬过,创口凹陷如月;胁下有一道箭痕,是在云南采三七时,被乱军误伤当奸细射的。更隐秘的伤在心上,长子建中在武昌码头失足落水,怀里抱着刚晒干的板蓝根。那批药是要送到开封府治瘟的,结果连同儿子一起沉进江泥。李时珍在江边坐了整夜,在月下的沙地上写:板蓝根,苦、寒,入肝、胃,凉血,解毒……第二天,他又背起竹篓,因为“草还在等”。

蕲州东湖畔,湖水平滑如一面古镜,倒映云影,也倒映四百年的晨昏。岸边有人支起小炉,熬一锅蕲艾水,白汽袅袅,像从湖底升起的旧时光。老妪招呼我饮一碗,笑纹堆叠如橘皮。我接过,艾香先苦后甘,在舌尖上走一条小径,通向遥远的胃脘。看来,《本草纲目》并未写完,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,在烟火人间继续生长。

翌日上岸,走进蕲州古城。巷口有碑,刻着“李时珍故里”五字,笔力遒劲,却掩不住石面的风蚀。碑后是一间小小的本草堂,门楣低矮,弯腰而入,堂内无人,只一排药柜,抽屉上的标签已褪成淡褐色:远志、独活、鬼箭羽、夜交藤……拉开“当归”一格,空的;再拉“忍冬”,也是空的。正怅然,忽听“咔哒”一声,柜底暗格弹起,露出薄薄一册手抄,封面题《濒湖续稿》。翻开,第一页写着:“世人皆谓我著《纲目》为功,我独以为罪。若后世泥我之言,而不复躬行山野,则此一书,反为草木之桎梏。故留此空白,以待新名。凡后来者,若见草木有未载、未详、未确者,可直书于此,毋须署名。草木本无名,名乃人予;人予之名,亦可为人夺。惟有无名之实,长在天地间。”合上册页,我的胸口像被击中。原来他早知许多知识终将陈旧,一切命名终将剥落,于是亲手为“未知”留一座圣殿。那空着的药柜,正是他的慈心,让“空缺”本身成为一味药。

走出本草堂,阳光照得石板路发白。街边小贩推着小车,卖一种叫“蕲春艾草粿”的点心,碧绿的米皮透出淡淡苦香。买一个,咬一口,舌尖先苦,继而清甜,像把整座山的晨雾含进嘴里。小贩笑问:“好吃吧?这艾草是自家地里采的,我带娃娃一起去的。他认草,我认路。”我点头,原来“李时珍”并非一个人,而是一条河,两岸的人只要肯俯身,就能捧水喝。那水从四百年前流来,流过许多时光,仍清澈。

回到城中,我带着一片在蕲州拾到的落叶,叶脉里还嵌着细小的砂粒。灯光下,它的叶背透出淡金的脉络,像一张微缩的地图。我的记忆回到那座雨后的山,赤箭的小火把、九仙子的缆绳、曼陀罗的漏斗、薄荷的萤火……它们依次浮现,又依次隐去,最后只剩一句话,在胸腔里轻轻震动:“百草皆可入药,非仁心莫敢亲试;一方何止数味,惟智者选配自如。”

睁开眼,城市依旧喧嚣,叶片在桌上悄悄卷边,我凑近时,闻到一丝极淡的苦香,那是四百年前的风,穿过千山万水的低语:“每日三省吾心,夜卧早起,常怀敬畏;见草木,先问其名,再问其用,三问其未名未用之处。此方无名,服之终身。”灯影下,那片叶子像一尾小小的船,载着整座山的寂静,诠释着草木,也诠释着人间的呼吸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)